

讀書雜志

漢書第十一

讀書雜誌四

高郵王念孫

張湯傳

必奏先爲上分別其原

奏讞疑

宋祁曰浙本疑字下有字念孫案北堂書鈔太平御覽引漢書皆有字史記通典同師古

日爲讞疑奏之則所見本無事字

必奏先爲上分別其原念孫案下奏

字涉上奏字而行史記作奏讞疑事必豫先爲上分別

其原則無下奏字明矣舊本北堂書鈔設官部五

陳禹謨本

佐俗本漢書加奏字

太平御覽職官部二十九引漢書皆無下奏

字通典職官七同奏讞疑乃起下之詞非承上之詞師

古連上文平亭疑法釋之非也。

豈有私謝邪絕弗復爲通

嘗有所薦其人來謝安世大恨以爲舉賢達能豈有私謝邪絕弗復爲通宋祁曰南本浙本竝云豈有私邪謝絕弗復爲通念孫案南本浙本是也豈有私邪謂薦賢本無私也謝絕弗復爲通謂謝絕其人不復與相見也後人以上文云其人來謝遂移謝字於私字之下而以豈有私謝連讀失之矣據師古注云有欲謝者皆不通也一曰告此人而絕之更不與相見也告字正釋謝字師古注高紀及周勃車千秋趙廣漢傳竝云謝告也則師古所見本正作謝絕弗復爲通

明矣今本謝字移入上句內則與注不合

郎淫官婢

郎淫官婢念孫案此本作郎有淫官婢與上郎有醉小便殿上文同一例今本脫去有字則語意不完舊本北堂書鈔設官部五陳禹謨本初學記職官部下太平御覽職官部二十七引此皆有有字通典職官七同

問千秋

將兵隨度遼將軍范明友擊烏桓還謁大將軍光問千秋戰關方略山川形勢念孫案問上更有一光字而今本脫之則語意不完北堂書鈔藝文部二太平御覽人

事部七十三引此皆重一光字

杜周傳

京師故

茂陵杜鄴與欽同姓字俱以材能稱京師故衣冠謂欽
爲旨杜子夏以相別念孫案俱以材能稱絕句故字當
在京師上而以故京師衣冠五字連讀京師衣冠謂京
師士大夫也師古曰衣冠謂士大夫白帖十二引此作京師衣冠
謂欽爲旨杜子夏太平御覽疾病部三同則京師衣冠
四字連讀明矣漢紀作俱好學以才能稱故京師謂欽
爲旨子夏則故京師三字連讀又明矣

失在巖穴

賢俊失在巖穴、大臣怨於不以師古曰、失在巖穴謂隱處巖穴、朝廷失之也、念孫案失讀爲放佚之佚、佚字又作逸、

謂賢俊自放於巖穴、非謂朝廷失之也、古多以失爲佚、

見九經古義

治之

當世治之所務也、念孫案治之當爲之治、上文策曰、當世之治何務、故欽對曰、抑文尚質、廢奢長儉、表實去僞、當世之治所務也、今本之治二字倒轉、則文義不順、

臆眚之見微

欽以建始之初，浚陳女戒，終如其言，庶幾乎關雎之見微。師古曰：關雎，國風之始，言夫婦之際，政化所由，故云見微微，謂微妙也。念孫案：師古說見微之義未確。上文欽說大將軍鳳曰：佩玉晏鳴，關雎歎之，知好色之伐性短年，離制度之生無厭，天下將蒙化陵夷而成俗也。史記十二諸侯年表曰：周道缺，詩人本之，在席關雎作。李奇曰：后夫人雞鳴佩玉去君，所周康王后不然，故詩人歎而傷之。薛瓚曰：此魯詩也。此云關雎見微，即指上文言之，用魯詩說也。觀佩玉晏鳴而知治化之將衰，故曰見微焉。衍顯志賦亦云：美關雎之識微兮，愍王道之將崩。

張騫李廣利傳

負私從者 私負從馬

歲餘而出敦煌六萬人負私從者不與念孫案此謂負私裝以從者不在六萬人中也師古曰負私糧食及私從者則誤分負私與從爲二事矣匈奴傳私負從馬凡十四萬匹亦謂私負裝以從之馬也師古曰私負衣裝者及私將馬從者亦誤分爲二事

錯簡正文六十九字注文二十九字

圍其城攻之四十餘日其外城壞虜宛貴人勇將煎靡師古曰宛之貴人爲將而勇死大恐走入中城相與謀者名煎靡也煎音子延反

日漢所爲攻宛以王母寡

自其外城壞至此凡三十二字又注文師古曰宛之貴人

云云凡二十一字舊本竝誤入下文共殺王之下今依史記大宛傳移置於此

匿善馬殺漢使

師古曰母寡宛王名

今殺王而出善馬漢兵空解卽不迺力戰而

外未曉也宛貴人皆以爲然共殺王

自匿善馬至此凡三十七字又注文

師古曰母寡宛王名入字舊本竝誤入上文其外城壞之上今依史記移置於此舊本匿善馬之上又衍宛貴

人謀曰王母寡入字今依史記刪

持其頭遣人使貳師

司馬遷傳

武信君

當始皇之時蔽贖元孫叩爲武信君將而徇朝歌師古曰武信君卽武臣也未爲趙王之前號武信君項籍傳

曰趙將司馬卬是知爲武臣之將也劉放曰此言當始皇時爲武信君將則武信君非武臣也念孫案蔽通傳云武臣略定趙地號武信君是武信君卽武臣也此秦二世時事而云當始皇之時記者之誤耳誤本史記始皇之時卬安得爲武信君將而徇朝歌乎貢父據此一句而輒生異說謬矣

糲梁

糲梁之倉裴藩之羹念孫案梁嘗爲梁說見史記自序

興舍

有法無法因時爲業有度無度因物興舍師古曰興起

也舍廢也念孫案史記作因物與舍於義爲長舍者居也言因物與居而無成心也鵬冠子世兵篇亦云聖人捐物從理與舍因物與舍與因時爲業相對爲文

而流俗人之言

若望僕不相師用而流俗人之言僕非敢如是也念孫

案蘇林曰而猶如也

見文選注

不相師用而流俗人之言謂

視少卿之言如流俗人之言而不相師用也

文選張銑注曰而如

也言少卿書若怨望我不相師用以少卿勸戒之辭如流俗之人所言我非敢如此流俗人猶言

世俗人師古謂隨俗人之言而流移其志非也齊曰文選作若望僕不相師而用流俗人之言倒用字於而字

下甚願念孫案齊說亦非也今本文選用字在而字下
乃後人所改辯見文選

而世又不與能外節者比

假令僕伏法受誅若九牛一毛與螻蟻何異而世又
不與能外節者比特以爲智窮罪極不能自免卒就外
耳念孫案不與能外節者比比字後人所加據師古注
云與許也不許其能外節則無比字明矣文選李善本
無比字注云與如也言時人以我之外不如能外節者
皆其明證也劉良注云言世人輕我見誅外不與外王
事者相比則所見本已有比字

今五臣本作而世俗又不能與外節者次比既

將與能二字倒轉又於世下加俗字比上加次字揆蓋之李劉二注均不相符此後人妄改非五臣原本也

與字顏訓爲許李訓爲如於義均有未安後人不得其

解因於句末加比字耳今案與猶謂也言世人不謂我

能夙節者特謂我罪固當夙無可解免耳古者與與謂

同義夏小正傳曰獾獻魚其必與之獻何也與之獻謂

之獻也來降燕乃睇室

舊本脫室字今據傳文補

與之室何也與之

室謂之室也韓詩外傳子路與巫馬期曰與巫馬期謂

巫馬期也史記高祖紀劉季乃書帛射城上謂沛父老

曰漢書謂作與是與與謂同義不與能夙節卽不謂能

夙節也後人不達而於句末加比字斯爲謬矣

與字顏訓爲許

李訓爲如若於句末加比字
則許如二訓皆不可通矣

具罪

彭越張敖南鄉稱孤繫獄具罪師古曰或繫於獄或至
大罪也念孫案如師古注則正文本作繫獄氏罪氏者
至也故注言至大罪氏字或作抵禮樂志大氏皆因秦
舊事焉師古曰其後

字或作抵音義並同文選作繫獄抵罪是其明證也今本作具罪

者氏譌爲且隸書氏字或作互又作互形與且相似因
譌爲且史記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彙祗侯

陳錯漢表祗作祖地理志常山郡元氏祗水首
受中邱西山窮泉谷今本祗譌作沮皆其例也後人又

改爲具耳說文曰氏至也呂氏春秋必已篇宋桓司馬

抵罪出亡高誘曰抵當也漢書高帝紀傷人及盜抵罪

應劭曰抵至也當也除秦酷政但至於罪也

見史記杜集解

延年傳或抵其罪法師古曰抵至也致之於罪法以上凡言抵罪者皆謂至於罪也抵與氏同故此注云或至大罪若改氏罪爲具罪則非其義矣

函糞土之中

隱忍苟活函糞土之中而不辭念孫案函訓爲容容糞土之中則爲不詞函當爲𠩺𠩺本作𠩺形與函相似因

謫而爲函

說見經義述聞李善本文選作函於糞土之中函又函之譌

說文函小阱

也不經史通作陷

廣雅曰陷坑也漢武都太守李翕天

其字皆作𠩺今經史相承作陷未必非後人所改也此傳自糞土之中若非謫爲函則後人亦必改爲陷矣

伯者墜入之謂

玉篇陷墜入地也

故曰伯糞土之中猶僖四年

公羊傳云大陷于沛澤之中也漢紀作身陷糞土之中

是其明證矣楚語若合而函吾中韋注曰函入也函亦

伯字之譌故韋訓爲入舊音及補音皆音咸失之矣

說見

經義述聞

史記禮書函及士大夫集解曰函音含索隱作啗

云啗音含鄒誕生音徒濫反案函亦伯之譌伯啗聲相

近故鄒誕生本作啗裴駰司馬貞音含亦失之矣經史

中伯字旣相承作陷而國語之伯吾中史記之伯及士

大夫及此傳之伯糞土之中又皆譌而爲函後人多見

函少見伯遂莫有能正其失者矣

左邱明

及如左邱明無目孫子斷足宋祁曰越本無明字念孫案越本是也無明字者省文便句耳上文左邱失明卽其證後人不達而增入明字則累於詞矣景祐本及文選皆無明字

左氏國語

故司馬遷據左氏國語念孫案左氏下脫春秋二字則文義不全漢紀孝武紀引此贊正作據左氏春秋國語武五子傳

悼皇

愚以爲親謚宜曰悼皇景祐本無皇字念孫案景祐本是也下文云比諸侯王園則不得稱悼皇明矣此涉下文悼園宜稱尊號曰皇考而誤通典禮三十二通鑑漢紀十六並作宜曰悼漢紀作宜曰悼考皆無皇字

職吏事

詐言以武帝時受詔得職吏事如淳曰諸侯不得治民與職事是以爲詐言受詔得知職事也念孫案爾雅職主也謂得主其國中之吏事耳如解職字之義未確

不及下究

惡吏廢法立威主恩不及下究念孫案景祐本無及字

疑後人所加據注云不終竟於下則正文但作不下究而無及字明矣武紀亦云化不下究

井水泉竭

是時天雨虹下屬宮中飲井水井水泉竭宋祁曰越本無泉字念孫案越本是也景祐本亦無井水二字卽承上文言之不當更有泉字此是一本作水一本作泉而後人誤合之也開元占經虹蜺占篇初學記天部下白帖二引此竝作井水竭漢紀同

母桐好逸

母桐好逸母邇宵人應劭曰無好逸游之事邇近小人

也張晏曰桐音同師古曰桐音通桐輕脫之貌也念孫
案桐字若訓爲輕脫之貌則母桐好逸殊爲不辭今案
史記三王世家作母侗好佚佚與逸同褚先生釋之曰無長
好佚樂馳騁弋獵是侗訓爲長也侗爲長久之長亦爲長大之長論衡齊世
篇曰上世之人作桐者假借字耳侗與桐古字通楊子
侗長佼好是也咸曰桐侗之爲長乃漢人常訓故應注但言無好逸游
當爲侗而不釋桐字

庸身

从不得取代句庸身自逝師古曰言从當自去不如他
徭役得顧庸自代也念孫案庸用古字通堯典微庸二
十論衡氣壽

篇庸作用皋陶謨五刑五用哉後漢書梁統傳用作庸帝庸作歌史記夏本紀庸作用蒼頡篇曰用以也見一切經音義七言从不得取代當以身自往也如師古說則當以从不得取代庸爲句大爲不詞矣

左側

陛下左側讒人衆多念孫案君側有讒人不當獨指左側言之左側當爲在側字之誤也藝文類聚蟲豸部太平御覽蟲豸部一引此並作在側

三十九年

秦始皇卽位三十九年念孫案九當爲七見史記秦始皇紀及六國表太平御覽皇王部十一引此作九亦後

人以誤本漢書改之其人事部四引此正作七

嚴朱吾邱主父徐嚴終王賈傳

不振

今小國以窮困來告急天子不振尚安所愬師古曰振

舉也起也念孫案振救也

見月令哀公問注昭十四年左傳注及周語魯語吳語注

故漢紀作天子不能救

瘧熱

南方暑溼近夏瘧熱師古曰瘧黃病也念孫案訓瘧爲

黃病則瘧熱二字義不相屬顏說非也今案瘧者盛也

周語曰陽瘧憤盈言陽盛憤盈也字通作憊又作憊大雅

板篇下民卒瘁釋文瘁作憊爾雅釋詁注
引小雅大東篇哀我瘁人今本瘁作憊大雅桑柔篇

曰逢天憊怒言盛怒也秦策曰王之威亦憊矣言威之

盛也

說見秦策

呂氏春秋重己篇衣不憊熱高注曰憊讀曰

亶亶厚也義與瘁熱亦相近瘁熱卽盛熱言南方暑溼
之地近夏則盛熱也下文疾癘多作乃始言疾病耳

持久

曠曰持久士卒勞倦宋祁曰越本持作引念孫案景祐
本亦作引引與持字不相似若本是持字無緣譌而爲
引疑後人熟於曠曰持久之語而輒改之也引久者長
久也過秦論曰曠日長久而社稷安是也漢紀作曠日

彌久彌亦長也

說文作彌

皆從

一方有急四面皆從從字師古無音念孫案從讀爲聳

聳動也言一方有急而四方皆聳動也

聳或作棟文選海賦莫振莫棟

李善曰棟動也

韋賢傳云一方有急三面救之是天下皆動而

被其害也彼言皆動猶此言皆聳也作從者偕字耳故

漢紀作四面皆聳

踰領

是時漢兵遂出踰領適會閭越王弟餘善殺王以降宋

祁曰一本踰字上有未字念孫案一本是也漢紀作兵

己出未遯五嶺南粵閩粵兩傳皆云兵未險領史記同

將卒

上嘉淮南之意美將卒之功宋祁曰浙本卒作率念孫案浙本是也率卽帥字漢紀作美將帥之功是其證隸書率與卒相似因譌爲卒說見史記建元以來侯者表入視之臥內

其故人素輕買臣者入視之景祐本入下有內字念孫案景祐本是也今本無內字者後人不曉古義而刪之耳入內卽上文所云入室中也古者謂室爲內故謂入室爲入內武紀云甘泉宮內中產芝

師古曰內中謂淮後庭之室也

南傳云閉大子使與妃同內。鼂銘傳云家有一堂二內。

皆是也。

其他書謂室爲內者甚衆具見經義述聞子有廷內下。

太平御覽職官部

五十七引此正作入內視之。室謂之內故臥室謂之臥內。盧縮及楚元王傳竝云出入臥內。周仁傳云入臥內。霍光傳云皆拜臥內牀下。金日磾傳云直趨臥內欲入。史丹傳云直入臥內皆是也。而師古注霍光傳云天子所臥牀前注金日磾傳云天子臥處皆未曉臥內二字之義。

澤鹵

地固澤鹵不生五穀。師古曰地多沮澤而鹹鹵。念孫案

此用薛瓚注而誤澤鹵卽斥鹵非謂沮澤也說見史記
主父傳

築城

偃盛言朔方地肥饒外阻河蒙恬築城以逐匈奴念孫
案築字後人加之景祐本所無也城卽築城也小雅出
車曰城彼朔方是也無庸更加築字史記作蒙恬城之
以逐匈奴

燕郡

徐樂燕郡無終人也日知錄曰地理志無燕郡而無終
屬右北平考燕王定國以元朔二年秋有罪自殺國除

而元狩六年夏四月始立皇子旦爲燕王而其閒爲燕
郡者十年而志軼之也徐樂上書當在此時而無終以
其時屬燕後改屬右北平耳念孫案景祐本及文選別
賦注引此並作燕無終人也羣書治要引作燕人也皆
無郡字顧據俗本漢書作燕郡謂徐樂上書在元朔二
年改國爲郡之後非也主父偃傳云元光元年偃面入
關見衛將軍衛將軍數言上上不省資用乏畱久諸侯
賓客多厭之迺上書闕下是時徐樂嚴安亦俱上書言
世務上召見三人拜爲郎中史記同是樂之上書卽在元
光元年之後故漢紀列其事於元光二年在元朔二年

之前凡六年其時燕國尚未改爲郡不得稱燕郡也郡字乃後人所加

鄉曲之譽

身非王公大人名族之後鄉曲之譽念孫案史記主父傳作無鄉曲之譽是也此脫無字則文義不明

南挂於越

秦禍北搆於胡南挂於越師古曰挂縣也念孫案挂讀爲絰絰結也言禍結於越也廣韻絰絲結也楚辭九章曰心絰結而不解兮上句云秦禍北搆於胡搆亦結也史記律書曰秦二世結怨匈奴絰禍於越尤其明證矣

薦居

北胡隨畜薦居蘇林曰薦草也師古曰蘇說非也薦讀
曰荐荐屢也言隨畜牧屢易故居不安住也左傳戎狄
荐居者也念孫案師古訓薦爲屢隨畜屢居則爲不辭
故於屢下加易故二字以曲成其說謬矣蘇林訓薦爲
草是也隨畜薦居謂隨畜牧而草居也史記匈奴傳曰
逐水草遷徙毋城郭常處耕田之業漢書趙充國傳曰
今虜亾其美地薦草襄四年左傳戎狄荐居服虔曰荐
草也言狄人逐水草而居徙無常處杜預曰荐聚也語
戎狄荐處韋昭亦曰荐聚也案韋杜之說雖與服異而
荐字皆不訓爲屢師古訓荐爲屢而引左傳戎狄荐居

斯爲誤
證矣

劉炫案莊子云麋鹿食稌則稌是草也服言是

今本莊子齊物論篇荐作薦釋文薦司馬云美草也郭
璞注三蒼云六畜所食曰薦管子八觀篇曰薦草多衍
則六畜易繁也問篇曰其就山藪林澤食薦者幾何韓
子七術篇曰猶獸鹿也唯薦草而就說文薦獸之所食
艸從薦艸古者神人以薦遺黃帝帝曰何食曰食薦此
皆古人謂草爲薦之證

正

且鹽鐵郡有餘臧正二國廢國家不足以爲利害念孫
案正猶卽也言卽廢二國之鹽鐵亦無關於國家之利

害也。又循吏傳黃霸謂督郵曰：「許丞廉吏，雖老尚能拜起送迎，正頗重聽，何傷？」言卽頗重聽，亦無傷也。又酷吏傳尹賞戒其諸子曰：「丈夫爲吏，正坐殘賊免，追思其功效，則復進用矣。」言卽使坐殘賊免，猶可以前功復用也。又游俠傳或譏原涉曰：「正復讎，取仇猶不失仁義，何故遂自放縱爲輕俠之徒乎？」言卽復讎取仇，猶不失仁義也。又王莽傳嚴尤奏言：「貉人犯法，不從騶起，正有它心，宜令州郡且尉安之，言騶卽有它心，亦宜且慰安之也。」此五正字師古皆無注，故具解之。

發使使匈奴

當發使使匈奴景祐本少一使字念孫案注云漢朝欲遣人爲使於匈奴也則正文似祇有一使字

彗汜

聖主得賢臣頌水斷蛟龍陸剽犀革忽若彗汜畫塗如

淳曰若以彗掃於汜灑之處也

見文選注

師古曰彗帚也汜

汜灑地也塗泥也如以帚掃汜灑之地以刀畫泥中言

其易念孫案如顏以彗爲帚汜爲汜灑地則彗汜二字

義不相屬必於汜字之上加一掃字而其義始明矣今

案彗汜與畫塗相對爲文彗者掃也汜者汚也謂如以

帚掃穢以刀畫泥耳後漢書光武紀注曰彗掃也班固

東都賦曰戈鋌彗雲羽旄歸寬是也彗或作箒按乘七
發曰凌赤岸箒扶桑謂濤勢之大凌赤岸而箒扶桑
以箒爲箒竹非是辯見文選是彗爲箒也方言曰汜汚也汜與汚同廣雅汜汚
也自開而東或曰汜漢博陵太守孔彪碑曰浮旂塵埃
之外觸焉汜而不俗是汜爲汚也

乘旦

及至駕齧刻驂乘旦王良執靶韓哀附輿張晏解乘旦
曰駕則旦至故以爲名引之曰張以駕則旦至釋乘旦
二字甚爲迂曲今案乘旦當爲乘且字之誤也且與駟
同駟者駿馬之名謂之乘駟者猶言乘黃乘牡耳說文

駟壯馬也楚辭九歎同驚駟與乘駟兮王注曰乘駟駿馬也乘駟卽乘且爾雅樊駟也樊亢孫炎本樊作將駟作且駿馬謂之乘駟亦謂之繫駟晏子春秋外篇景公乘侈輿服繫駟韓子外儲說左篇作趨駕煩且之乘繫駟之爲煩且猶乘駟之爲乘且是駟與且字異而義同此頌內多用韻之句乘且之且古讀若直故與輿爲韻張讀爲旦暮之旦則失其韻矣

逐遺風 駟遺風

追奔電逐遺風師古曰呂氏春秋云遺風之乘言馬行尤疾時在風前故遺風於後今此言逐遺風則是風之

遺逸在後者馬能逐及也。念孫案師古之說甚迂。追奔
電逐遺風奔遺皆疾意也。鄭注考工記弓人曰奔猶疾
也。遺讀曰隧。隧風疾風也。大雅桑柔篇曰大風有隧有
隧者狀其疾也。說見經義述聞楚詞九歌衝風起兮橫波。王注
曰衝隧也。遇隧風大波涌起。是古謂疾風爲隧風也。隧
與遺古同聲而通用。小雅角弓篇莫肯下遺。荀子非相
篇遺作隧。南山經旄山之尾其南有谷曰育遺。遺或作
隧。皆其證也。凡從彖從貴之字聲義多相近。說文隕下
隊也。小雅小旻篇是用不潰于成。毛傳曰潰
遂也。白虎通義曰。隧之爲言遺也。說文。隧或作隕。史
記項羽紀。乃分其騎以爲四隊。四嚮。漢書作於是引其
騎。因四隕山而爲圍。楊雄傳。輕先疾雷以駭遺風。楚辭
陳外嚮皆其例也。

九章。悲江介之遺風。義竝與此同。呂氏春秋本味篇。馬之美者。遺風之乘。亦以其疾如隧風而名之。非謂行在風前也。李善注文選曰。遺風。風之疾者。於義爲長。

遞鍾

雖伯牙操遞鍾。晉灼曰。遞音遞迭之遞。二十四鍾各有節奏。擊之不常。故曰遞。薛瓚曰。楚辭云。奏伯牙之號鍾。號鍾。琴名也。馬融笛賦曰。號鍾高調。謂伯牙以善鼓琴。不聞說能擊鍾也。師古曰。琴名是也。字旣作遞。則與楚辭不同。不得卽讀爲號。當依晉音耳。念孫案。琴無遞鍾之名。作遞者。號之譌耳。淮南脩務篇亦云。鼓琴者期於

鳴廉脩營而不期於濫齋號鍾

放獵

數從襄等放獵師古曰放士眾大獵也一曰游放及田獵念孫案放獵當爲旡獵字之誤也旡與游同古書言游獵者多矣未有言放獵者舊本北堂書鈔設官部八陳禹謨本仍改游爲放藝文部八此卷游字未改藝文類聚雜文部二太平御覽文部三引此竝作游獵

變荆

南不過變荆又下文詩云羣爾變荆念孫案變荆當依通典兵四作荆蠻小雅采芑篇羣爾變荆段氏若膺詩

經小學曰漢書韋元成傳引詩荊蠻來威案毛云荊州

之蠻也然則毛詩固作荊蠻傳寫誤倒之也

念孫案今本毛傳云

蠻荊荊州之蠻也蠻荊二字亦後人所改世說新語排

調篇注引此正作荊蠻荊州之蠻也商頌殷武傳云荊

楚荊州之楚國也文義與此同晉語叔向曰楚爲荊蠻韋注荊州之蠻

正用毛傳爲說又齊語萊莒徐夷吳越韋注徐夷徐州

之夷也可證荊蠻文法又案吳都賦跨躡蠻荊李善注

引詩蠻爾荊蠻然則唐初詩不誤左思倒字以與并精

垌爲韻耳後漢李膺傳應奉疏曰提前討荊蠻均吉甫

之功

毛刻不誤注文盛本譌倒作蠻荊

注引蠻荊來威者俗人所改易

也文選王仲宣誄遠竄荊蠻注引詩蠻爾荊蠻亦誤倒

顧氏千里曰正義云宣王承厲王之亂荆蠻內侵是正義本作荆蠻下文皆作蠻荆後人依經注本倒之而有未盡也臧氏和貴曰漢書陳湯傳引詩蠻荆來威師古曰令荆土之蠻亦畏威而來是本作荆蠻念孫案段顧咸說是也經傳皆言荆蠻或作蠻荆者後人依誤本毛詩倒之耳太平御覽兵部五十八引漢書正作蠻爾荆蠻荆蠻者羣蠻之一若史記之言楚蠻

楚世家周成王封熊繹於楚蠻

不當倒言蠻荆也楊雄楊州牧箴蠻矣淮夷蠢蠢荆蠻翺彼昭王南征不旋蠻與旋爲韻後魏肅宗詔亦云蠢爾荆蠻氛埃不息傳休夾鼓吹曲蠢爾吳蠻虎視江湖

句法亦本於詩

求來獻

朕不受獻也其令四方毋求來獻宋祁曰浙本去求字
念孫案浙本是也求卽來之誤字今作求來獻者一本
作來一本作求而後人誤合之耳藝文類聚獸部上引
此無求字漢紀孝元紀通典邊防四並同文紀亦云令
郡國無來獻

制南海 八郡 七郡

制南海以爲八郡漢紀孝元紀作南制南海以爲八郡
念孫案上文言西連諸國東過碣石北卻匈奴卽此亦

當云南制南海今本制上無南字者因兩南字相亂而脫其一耳八郡當爲九郡南粵傳云遂以其地爲儋耳珠崖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九郡漢紀孝元紀亦誤作八郡五行志云元鼎五年四將軍衆十萬征南越開九郡皆其證矣通典邊防四正作制南海以爲九郡亦案通典制上又韋元成傳南越百粵起七郡七亦當爲九

無以爲

臣愚以爲非冠帶之國禹貢所及春秋所治皆可且無以爲師古曰爲猶用也引之曰皆可且無以用殊爲不

詞今案無以者無用也爲語助耳

曾子同正義引一解云無用爲者無用此

之爲爲是助語

言非禹貢所及春秋所治者其地皆可無用也

凡言無以爲何以爲者皆謂無用也郊祀志曰寶鼎事已決矣尚何以爲言此書尚何用也論語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無以爲也言無用毀也又曰何以文爲何以伐爲言何用文何用伐也又曰雖多亦奚以爲言雖多何用也爲字皆是語助古書若是者多矣詳見釋詞

東方朔傳

而去之

昨賜肉不待詔以劒割肉而去之何也劉放曰之行字

日知錄曰以劒割肉而去之者裴松之注魏志云古人

謂藏爲去

音舉字或作弄

蘇武傳掘野鼠去小實而食之師古

曰去謂藏之也念孫案上文云拔劒割肉卽懷肉去此

云以劒割肉而去兩去字前後相應則去是來去之去

非藏去之去而去下本無之字明矣太平御覽治道部

十四引此有之字亦後人依誤本漢書加之其時序部

十六人事部一百七引此皆無之字藝文類聚食物部

初學記歲時部下引此亦皆無之字劉以之爲衍字是

也

微行始出

初建元三年微行始出念孫案微行上脫上字藝文類聚職官部一太平御覽職官部四十引此並作上微行始出文選而京賦注東京賦注荅魏太子陵注引此並作武帝微行始出選注以武帝代上字則有上字明矣通鑑亦云建元三年上始爲微行

斥而營之

斥而營之垣而圉之師古曰斥卻也念孫案卻而營之殊爲不詞斥之言度也謂量度而經營之也史記李將軍傳索隱引許慎淮南注曰斥度也

從東司馬門

引董君從東司馬門東司馬門更名東交門念孫案從東司馬門下當有入字而今本脫之據蘇注云以偃從此門入交會於內故以名焉則有入字明矣太平御覽居處部二引此有入字

遺行

意者尚有遺行邪師古曰可遺之行言不盡善也念孫案此言遺行不言可遺之行顏說非也遺者失也謂尚有過失之行

不稱

進不稱往古以厲主意還不能揚君美以顯其功念孫

案進不下亦有能字而今本脫之文選及藝文類聚人部八皆作進不能又厲字皆作廣、

損百姓之害

上以拂主之邪下以損百姓之害師古曰損減也念孫案師古注非也損當爲捐言將以捐除百姓之害非但減之而已也文選及羣書治要亦誤作損唯漢紀作除則損爲捐字之誤可知

囹圄

囹圄空虛念孫案毛晃增修禮部韻略引此圄作圉古今韻會同今則各本皆改爲圖矣說文圉圄圉所召拘

舉人也。固守之也。兩字不同。義司馬遷傳。漢幽囹圄之
中。史記秦始皇紀。贊引過秦論。虛囹圄而免刑戮。其字
竝作圉。

楊胡朱梅云傳

終生

且夫外者終生之化而物之歸者也。終字師古無音。蓋
讀始終之終。念孫案淮南精神篇注云。化猶外也。既言
終而又言化。則複矣。終當讀爲眾。祭義曰。眾生必外。外
必歸土。故曰。外者眾生之化而物之歸者也。眾之爲終
借字耳。

古字多以終爲眾。說見經義述聞祭法。

漢紀正作眾生之化。

丞相故安昌侯

丞相故安昌侯張禹劉攽曰故字當在丞相上禹時罷相侯如故也念孫案羣書治要引此正作故丞相安昌侯張禹

佞臣一人

臣願賜尚方斬馬劍斷佞臣一人以厲其餘念孫案佞臣一人下原有頭字而今本脫之後漢書楊賜傳注初學記人部中白帖十三九十二太平御覽兵部七十三人事部六十八九十三引此並作斷佞臣一人頭漢紀通鑑同

執陵

故淮南王安緣閒而起所以計慮不成而謀議泄者以
眾賢聚於本朝故其大臣執陵不敢和從也念孫案此
言漢多賢臣故淮南大臣不敢與王俱叛故曰其大臣
不敢和從也執陵二字與上下文皆不相屬蓋涉後文
執陵於君而行而服注以爲臣執陵君則所見本已衍
此二字矣

亾益於時

故高祖棄陳平之過而獲其謀晉文召天王齊桓用其
讎亾益於時不顧逆順此所謂伯道者也伯與霸同念孫案

亾益於時四字與上下文義不相屬亾當爲有此承上文高祖晉文齊桓而言言霸主之舉事但求有益於時而不顧理之逆順也今本作亾益於時蓋涉後文亾益於時有遺於世而誤

一矣

自陽朔以來天下以言爲諱朝廷步甚羣臣皆承順上指莫有執正何以明其然也取民所上善陛下之所善試下之廷尉廷尉必曰非所宜言大不敬以此卜之一矣念孫案一矣二字文不成義一矣本作可見矣言以此卜之可見羣臣之承順上指也可見矣三字與上文

何以明其然也正相呼應今作一矣者脫去見字又脫去可字下半耳漢紀孝成紀正作以此卜之可見矣

漢書第十一

漢書第十二

讀書雜誌四

高郵王念孫

霍光金日磾傳

太宗

太宗以嗣擇文子孫賢者爲嗣念孫案太宗當爲大宗
各本皆誤

御衣

光遣宗正劉德至曾孫家尙冠里洗沐賜御衣念孫案
御衣當爲御府衣史記李斯傳公子高曰御府之衣臣
得賜之中殿之寶馬臣得賜之是也下文云入未央宮

見皇太后封爲陽武侯已而先奉上皇帝璽綬則此時未得遽賜御衣也宣紀正作賜御府衣

溫明

東園溫明念孫案溫明下有祕器二字而今本脫之據服注云東園處此器形如方漆桶顏注云東園署名也其署主作此器皆是釋祕器二字後孔光傳光父霸薨賜東園祕器光薨賜乘輿祕器師古皆無注以注已見於此篇也太平御覽禮儀部三十二引此已脫祕器二字文選齊竟陵文宣王行狀注引此正作東園溫明祕器漢紀同

北堂書鈔禮儀部十三引晉公卿禮秩云安平王孚薨給東園溫明祕器

亾如也

百官以下但事馮子都王子方等視丞相亾如也師古
曰無如猶言無所象似也念孫案師古之說甚迂亾如
猶云蔑如言百官以下皆蔑視丞相也東方朔傳贊曰
其流風遺書蔑如也蔑與亾一聲之轉史記范雎傳索
隱曰亾猶輕蔑也宣元六子傳曰今迺遭命離于惡疾
夫子所痛曰蔑之命矣夫論語雍也篇蔑作亾論衡問
孔篇作無無與亾古字通故大雅桑柔傳曰蔑無也
是書已成始見錢氏曉徵三史拾遺其說正與予同因并記之

皆讎有功

皆讎有功晉灼曰讎等也日知錄曰晉說非也此如詩

無言不讎之讎

詩正義相
對謂之讎

左傳僖五年無喪而感憂必

讎焉注讎猶對也律脉志廣延宣問以理星度未能讎

也鄭德曰相應爲讎也郊祀志其方盡多不讎伍被傳

贊忠不終而詐讎魏其傳上使御史簿責嬰所言灌夫

頗不讎念孫案晉說是也爾雅曰讎匹也廣雅曰等匹

讎輩也晉灼曰讎等也其義一而已矣召誥曰敢以王

之讎民百君子是讎爲相等之義也此言張章諸人皆

讎有功則讎當訓爲等不當訓爲對故師古曰言其功

相等類也若詩之無言不讎左傳之憂必讎焉則與此

訓爲等者異義至所引律厯志以下諸條則去此益遠矣。

十匹

上通賜福帛十匹念孫案告霍氏者皆封侯而徐福僅賜帛十匹則輕重相去太遠十匹當爲千匹通鑑作十匹則所見漢書本已誤太平御覽居處部十四治道部十四引此竝作千匹漢紀同。

上未起

明旦上未起念孫案未起上脫臥字通鑑無臥字則所見漢書本已然文選西征賦注太平御覽人事部五十

八引此竝作上臥未起漢紀同

奉車

賞爲奉車建尉馬都尉念孫案奉車下亦有都尉二字而今本脫之百官表云奉車都尉掌御乘輿車駟馬都尉掌尉馬藝文類聚人部十七太平御覽儀式部三引此竝作賞爲奉車都尉建尉馬都尉

趙充國辛慶忌傳

親見視

武帝親見視其創嗟歎之念孫案見卽視字之誤今作見視者一本作視一本作見而後人誤合之太平御覽

職官部四十六引此無見字

恐怒人所信鄉

義渠安邦召先零諸豪三十餘人以尤桀黠皆斬之縱兵擊其種人斬首千餘級於是諸降羌及歸義羌侯楊玉等恐怒人所信鄉遂劫略小種背畔師古解恐怒人所信鄉曰恐中國汎怒不信其心而納嚮之鄉讀曰嚮劉奉世曰恐怒且恐且怒也羌未有變而漢吏無故誅殺其人故楊玉等謂漢無所信嚮於是與他族皆叛也念孫案顏劉二說皆非也恐怒二字義不相屬恐當爲怨字之誤也

呂氏春秋長攻篇財匱而民怨韓子六反篇賦放常重則用不足而下怨上今本怨

字竝誤
作恐

怨怒無所信嚮謂怨怒漢吏不親信而歸嚮之也後漢書西羌傳述其事曰安邦召先零豪四十餘人斬之因放兵擊其種斬首千餘級於是諸羌怨怒遂寇金城此文大略本於漢書怨怒二字亦本漢書也王莽傳曰五威將帥出改句町王以爲侯王邯怨怒不附文義亦與此相似

士寒

將軍士寒手足皸瘃念孫案士上有將字而今本脫之將士皆寒不當獨言士寒也太平御覽疾病部五引此已脫將字舊本北堂書鈔歲時部四出將士皸瘃四字

注引此傳云將軍將士寒手足皸瘃足補今本之缺

陳禹

謄本刪注內將字而正文尚未刪

空一字

已詔中郎將印將胡越伙飛射士步兵二校益將軍兵校下空一字念孫案景祐本校下是尉字當據補上文云詔印將八校尉是其證各本校下不空一字非

今

益積畜省大費今大司農所轉穀至者足支萬人一歲愈念孫案今當爲令令使也言務積畜省費使穀足支一歲愈也上文云冰解漕下繕鄉亭浚溝渠治道橋七

十所令可至鮮水左右與此令字文同一例今本令作
今則與上文義不相屬矣通典食貨二作今亦後人以
誤本漢書改之太平御覽兵部六十四引此正作令

不足以故出兵

上賜報曰大拜小拜前言曰我告漢軍先零所在兵不
往擊久畱得亡效五年時不分別人而拜擊我其意常
恐今兵不出得亡變生與先零爲一充國奏曰校尉臨
眾幸得承威德奉厚幣拊循眾羌諭以明詔宜皆鄉風
雖其前辭嘗曰得亡效五年宜亡它心不足以故出兵
念孫案不足以故出兵本作不足以疑故出兵疑故者

疑事也

襄二十六年左傳注昭三十一年公羊傳注周語注呂氏春秋本生篇注並曰故事也

宣

帝以罕开前言而疑其生變故急欲出兵充國則謂罕开雖有前言而既聞明詔宜皆鄉風無有異心不足因此疑事而出兵也今本脫去疑字則文不成義漢紀孝宣紀正作不足以疑故出兵

傳常鄭甘陳段傳

投石拔距

投石拔距絕於等倫應劭曰投石以石投人也拔距卽下超踰羽林亭樓是也張晏曰范蠡兵法飛石重十二斤爲機發行三百步延壽有力能以手投之拔距超距

也師古曰投石應說是也拔距者有人連坐相把據地
距以爲堅而能拔取之言其有手掣之力超踰亭樓又
言其趨捷耳非拔距也今人猶有拔介之戲蓋拔距之
遺法念孫案左思吳都賦袒裼徒搏拔距投石之部劉
逵曰拔距謂兩人以手相案能拔引之也師古之解拔
距蓋本於此今案投石拔距者石擲也投石猶言投擲
擲亦投也廣雅曰擲投也石擲也賈子連語篇曰提石
之者猶未肯止是也提亦擲也史記刺客傳荆軻引拔其匕首以擲秦王燕策擲作提拔
距超距也故下文卽云超踰亭樓史記王翦傳方投石
超距徐廣曰超一作拔應劭以拔距爲超踰是也距亦

超也

信二十八年左傳距躍三百杜注曰距躍超越也呂氏春秋博過篇注曰超乘巨踊車上也正與距

同超亦拔也投石拔距投石超距皆四字平列管子輕

重丁篇戲笑超距亦四字平列應劭謂投石爲以石投人劉逵謂拔距爲兩人以手相案能拔引之皆非是

如得此二國 郅支單于雖所在絕遠

今郅支單于威名遠聞侵陵烏孫大宛常爲康居畫計欲降服之如得此二國北擊伊列而取安息南排月氏山離身弋數年之間城郭諸國危矣念孫案二國當爲三國三國謂烏孫大宛康居也漢紀孝元紀作如得此三國是其證又下文曰郅支單于雖所在絕遠蠻夷無

金城強弩之守如發屯田吏士歐從烏孫眾兵直指其
城下彼亡則無所之守則不足自保千載之功可一朝
而成也念孫案郅支單于雖所在絕遠本作郅支單于
分離句所在絕遠句上文曰郅支單于西奔康居康居

在大宛之西北去匈奴甚遠故曰郅支單于分離所在
絕遠也去國既遠又無金城強弩之守則攻之易克下
文守則不足自保承上無金城強弩而言亡則無所之
承上所在絕遠而言若云雖所在絕遠則與下文義不

相屬矣隸書離字或作離

漢北海相景君碑陰當離墓側魯相韓勣造孔廟禮器碑

離敗里與字並作離顏氏家訓書證篇離則配西正謂此也

形與離相似因誤爲離

荀子解蔽篇是以與治雖走而是已不報也雖或作雖
難史記衛將軍驃騎傳大當戶銅離漢書作調離
上又脫去分字耳太平御覽職官部四十九不得其解
而刪去雖字謬矣漢紀正作郅支分離所在絕遠

行事

晉齊桓前有尊周之功後有滅項之罪君子以功覆過
而爲之諱句行事貳師將軍李廣利云云行事二字統下文而言

師古曰行事謂滅項之事劉敞曰諱行事非辭也諱以
上爲句行事者言已行之事舊例成法也漢世人作文
言行事成事者意皆同錢氏攷異曰小顏解行事爲滅
項之事是也劉欲以行事屬下句淺陋可笑念孫案行

事二字乃總目下文之詞劉屬下讀是也行者往也

見秦

風無衣傳及廣雅

往事卽下文所稱李廣利常惠鄭吉三人之

事漢紀改行事爲近事近事亦往事也

儒林傳谷永疏口近事大司空

朱邑右扶風翁歸德茂天年孝宣皇帝然則行事爲總

誌冊厚賜近事二字亦總目下文之詞目下文之詞明矣若以行事上屬爲句則大爲不詞

通典

邊防十一載此疏亦以行事屬上讀而改其文云君子以功覆過而爲之諱其行亦爲顏注所惑

錢以

顏說爲是劉說爲淺陋失之矣春秋繁露俞序篇云仲

尼之作春秋也引史記理往事又引孔子曰吾因其行

事而加乎王心勇行事卽往事謂春秋二百四十年之

事也史記自序云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

事之深切著明也。本書藝文志云：仲尼與左邱明觀魯史記，據行事，劉向傳云：采傳記行事，著新序、說苑、凡五十篇。司馬遷傳云：考之行事，稽其成敗興壞之理。李尋傳云：案行事，考變易，詔言之效，未嘗不至。王尊傳云：府問詔書，行事尊無不對。翟方進傳云：時慶有章，劾自道行事以贖論。師古彼注亦誤解行事二字。劉敞云：漢時書亦有之。案劉說是也。論衡一書言行事者甚多，皆謂往事也。其問孔篇云：行事雷擊殺人，水火燒溺人牆屋壓殺人，行事二字乃總目下文之詞。與陳湯傳之行事同。又云：成事季康子患盜，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難賞之，不竊成事二字亦是總目下文。故儒林傳云：因魯春秋舉十二公行事，貨殖傳序云：故列其行事以傳世變。

云匈奴傳贊云察仲舒之論考諸行事迺知其未合於當時而有闕於後世也又云若乃征伐之功秦漢行事嚴尤論之當矣王莽傳云近觀行事高祖之約非劉氏不王敘傳王命論云歷古今之得失驗行事之成敗又藝文志天文家有漢五星彗客行事占驗八卷漢日旁氣行事占驗三卷漢流星行事占驗八卷漢日旁氣行事占驗十三卷今本脫事字漢日會月暈雜變行事占驗十三卷行事占驗皆謂吉凶已然之效即李尋所云案行事考變易也皆謂往事爲行事也又魏相傳云相以爲方今務在奉行故事而已數條漢興已來國家便宜行事奏請施行是所謂行事者即

故事也又云故事

句

諸上書者皆爲二封署其一曰副

領尚書者先發副封所言不善屏去不奏故事二字亦

是總目下文

凡漢書中故事二字絕句者皆總目下文之詞

與行事文同一例

奔逝

卒與師奔逝橫厲烏孫踰集都賴

師古曰卒讀曰猝念厲度也踰讀曰遙

孫案奔當爲姦字之誤也姦逝言如姦風之逝司馬相

如封禪文云武節姦逝是也

韓長孺傳云匈奴輕疾悍至之兵也至如姦風去如

收電司馬相如子虛賦云雷動姦至星流霆擊

曰姦逝曰橫厲曰遙集皆言其

行軍之速若作奔逝則非其旨矣此字師古無音則所

見本已誤作奔漢紀孝成紀正作興師姦逝

漢國之盛

至今奉使外蠻者未嘗不陳郅支之誅以揚漢國之盛

通鑑漢紀二十五同

念孫案盛當爲威字之誤也上文云揚威昆

山之西又云爲聖漢揚鉤深致遠之威皆其證今本威作盛則非其旨矣漢紀正作揚漢國之威太平御覽人事部九十三引作陳郅支之誅夷以揚漢國之威棧文雖小異而字亦作威

雋疏干薛平彭傳

立莫敢發言

丞相御史中二千石至者立莫敢發言羣書治要引此

同念孫案立字於義無取立當爲竝竝皆也謂丞相以下皆莫敢發言也漢紀孝昭紀作竝不敢言是其證

一姓張

一姓張名延年念孫案一下本有云字上言姓成名方遂此言一云姓張名延年所謂傳聞異辭也脫去云字則文義不明漢紀正作一云姓張名延年

設祖道供張

公卿大夫故人邑子設祖道供張東都門外念孫案設上脫爲字

爲于
禹反

文選而征賦注別賦注張協詠史詩注

藝文類聚人部十三太平御覽人事部百三十引此皆

有爲字

生怨

吾旣以教化子孫不欲益其過而生怨

通鑑漢紀宋十七同

祁曰南本浙本生字下有其字念孫案南本浙本是也益其過生其怨兩其字皆指子孫言之少一其字則語意不完漢史孝宣紀正作生其怨

會酒

定國會酒至數石不亂冬月治請讞飲酒益精明如淳曰會酒猶言喜酒也師古曰會酒者謂能多飲費盡其酒猶云會言勇今流俗書本輒改會字作飲字失其真

也劉攽曰論語云沽酒市脯不食然則酒自可云食也然此下則云飲酒益精明其說一事耳兩字不同疑當作飲爲真念孫案劉說是也上下文皆作飲酒如本上飲字偶誤爲食遂以食酒爲喜酒顏又以爲費盡其酒非也北堂書鈔酒會部八藝文類聚會物部白帖十五四十六太平御覽刑法部五飲會部一引此竝作飲酒至數石漢紀同

連上書

民多冤結州郡不理連上書者交於闕廷宋祁曰連字南本浙本竝作遠念孫案遠字是

王貢兩龔鮑傳

毋有所發

今大王以喪事微宜日夜哭泣悲哀而已慎毋有所發
師古曰發謂興舉眾事宋祁曰南本浙本毋有所發上
有毋有所言一句一本發作言念孫案發謂發言也上
文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下文云南面之君何言哉則
毋有所發卽指發號施令而言師古以爲興舉眾事非
也別本或加毋有所言一句或改發爲言皆非

自在

以意穿鑿各取一切

張晏注翟方進傳曰一切權時也

權譎自在念孫

案自在二字於義無取在當爲任之誤言事不師古而
自任權譎也

俗吏 任子

今使俗吏得任子弟率多驕驚不通古今宋祁曰南本
浙本無俗字念孫案南本浙本是也子弟以父兄得官
則多驕驚而不通古今非獨俗吏之子弟爲然也俗字
涉上文今俗吏而衍通鑑漢紀十八有俗字則所見本
已誤羣書治要及太平御覽治道部九引此皆無俗字
通典選舉一同又下文除任子之令子下脫弟字當依
諸書引補

十餘

宮女不過十餘廐馬百餘匹念孫案十餘下脫人字則文義不全且與下句不對漢紀孝元紀通鑑漢紀二十皆有人字上文亦云宮女不過九人秣馬不過八匹

𧈧日

白虹𧈧日念孫案𧈧字從虫無義蓋字本作干干犯也因虹字而誤加虫耳師古曰𧈧音干此望文爲音也說文玉篇皆無𧈧字莊子秋水篇還𧈧𧈧與科斗釋文𧈧音寒井中赤蟲也亦與干日之義無涉廣韻𧈧字有寒音而無干音集韻𧈧音寒井中赤蟲又音干蟲名一曰

犯也蓋爲師古注所惑

摧辱宰相

丞相孔光四時行園陵官屬以令行馳道中宣出逢之使吏鉤止丞相掾史沒入其車馬摧辱宰相事下御史念孫案摧辱上原有以字言哀帝以宣摧辱宰相遂下其事於御史也今本脫去以字則文義不明通典職官十四無以字亦後人依誤本漢書刪之太平御覽職官部四十八引此正作以摧辱宰相事下御史漢紀作宣坐摧辱宰相事下御史文異而義同也

小臣欲守箕山之節

堯舜在上下有巢由今明主方隆唐虞之德小臣欲守箕山之節也念孫案小臣上原有亦猶二字言小臣之慕巢由亦猶明主之慕唐虞也後人不解其意而刪去亦猶二字謬矣通鑑無亦猶二字則所見漢書本已然文選薦譙元彥表注逸民傳論注太平御覽逸民部引此皆有亦猶二字漢紀同

韋賢傳

南顧

邇眷南顧授漢于京師古曰高祖起在豐沛於秦爲南故曰南顧劉奉世曰秦視沛猶在東北安得云南也孟

意以漢興於巴蜀故云爾念孫案沛在秦之東南故秦
始皇曰東南有天子氣非在東北也高祖起於沛非起
於巴蜀也劉說殊憤憤

祁祁

厥賜祁祁師古曰祁祁行來貌念孫案祁祁言賜予之
眾多也上文曰祁祁我徒戴負盈路亦謂弟子之眾多
也幽風七月篇采芣祁祁商頌元鳥篇來假祁祁傳箋
竝曰祁祁眾多也大雅韓奕篇諸娣從之祁祁如雲義
亦同也

厲其庶百

誰謂華高企其齊而誰謂德難厲其庶而念孫案庶與齊韻不相協庶當作幾與齊爲韻幾亦庶也故史記韓非傳索隱云幾庶也高注淮南要略云幾庶幾也誰謂德難厲其幾而言道德雖難而自勉者可以庶幾也故師古曰道德不易克厲然庶幾可及也今正文作庶者卽涉注文庶幾而誤

脫三字

禮王者始受命諸侯始封之君皆爲太祖以下五廟而迭毀宋祁曰太祖下疑有繼太祖三字念孫案宋說是也通典禮七載此奏正作繼太祖以下五廟而迭毀漢

紀作繼大祖五廟皆迭毀下文亦云繼祖以下五廟而迭毀今本脫繼大祖三字則文義不全

不私其利

孝文皇帝除誹謗去肉刑躬節儉不受獻罪人不帑不私其利師古曰重罪之人不及妻子是不私其利也念孫案不私其利承上不受獻言之非承罪人不帑言之除誹謗去肉刑罪人不帑稱其仁也躬節儉不受獻不私其利稱其廉也罪人不帑二句別言之者上以三字爲句此以四字爲句各從其類耳景紀詔曰孝文皇帝除誹謗去肉刑又曰減耆欲不受獻不私其利也此卽

許嘉等奏議所本

賓賜

賓賜長老收恤孤獨宋祁曰賓字浙本作賞念孫案賓賜二字義不相屬當依浙本作賞賜字之誤也景紀正作賞賜長老

獫狁

獫狁最彊宋祁曰狁浙本作允念孫案說文無狁字則浙本是也凡經傳中作獫狁者皆因狁字而誤衛青傳匈奴傳敘傳並作獫允引詩亦作獫允今詩作獫狁獫狁字亦說文所無當作獫小雅采芣釋文云獫本或作獫狁本亦作允大雅韓奕箋爲獫狁所逼釋文作獫允

魏相丙吉傳

豈

豈宜褒顯朱子文曰豈字於文爲悖恐是直字當爲直
宜褒顯漢書攷異曰豈宜者猶言宜也古人語急以豈
不爲不可爲可此當言豈不宜亦語急而省文耳朱
子文疑當爲直字非孟堅之旨念孫案古人無謂豈不
爲豈者錢說亦未安余謂豈猶其也言武帝曾孫病已
有美材如此其宜褒顯也吳語曰天王豈辱哉之燕策
曰將軍豈有意乎史記魏公子傳曰我豈有所失哉豈
字竝與其同義

然

君侯爲漢相姦吏成其私然無所懲艾念孫案然猶乃
也言姦吏成其私而君乃無所懲艾也古者然與乃同
義說見釋詞

車上

醉歐丞相車上念孫案車下有茵字而今本脫之則文
義不明後師古注茵薦也音因五字本在此注內因此
文脫去茵字校書者遂移入後注耳太平御覽職官部
二八人事部百三十八車部五引此竝作醉歐丞相車茵
上白帖四十八作歐丞相車茵漢紀作醉嘔吐吉車茵

皆有苗字

大熱

方春少陽用事未可大熱宋祁曰大熱浙本作以熱念
孫案浙本是也以與己同鄭注檀弓曰以與己字本同鄭注考工記

云己太也甚也後人不知以爲己之僭字故改以熱爲

大熱耳羣書治要及舊本北堂書鈔設官部二

陳禹謨依俗本

改以爲大太平御覽職官部二獸部十引此竝作未可以熱
通典職官三同漢紀作未可以暑暑上亦是以字

職當憂

三公典調和陰陽職當憂宋祁曰當字上疑有所字念

孫案羣書治要及北堂書鈔設官部太平御覽職官部
獸部引此皆有所字漢紀通典同

睦兩夏侯京翼李傳

乘輿

昌邑王數出勝當乘輿前諫宋祁曰輿字下疑有車字
念孫案宋說是也後人以乘輿卽是車故刪去車字不
知此乘輿謂天子也乘輿車卽天子車蔡邕獨斷曰律
御物謂天子所服會者也天子至
尊不敢溲瀆言之故託之於乘輿百官表曰奉車都尉
掌御乘輿車周勃傳曰滕公召乘輿車載少帝出武五
子傳曰騶奉乘輿車薛廣德傳曰當乘輿車免冠頓首

儒林傳曰、劒刃鄉乘輿車、皆其證矣、通鑑漢紀十六無車字、則所見漢書本已誤、後漢書儒林傳注引此正作乘輿車、

此君

齊桓公、秦二世亦嘗聞此君而非笑之、念孫案此君本作此二君、二君謂幽厲也、今本脫二字、則文義不明、羣書治要無二字、亦後人依誤本漢書刪之、通鑑太平御覽治道部四引此有二字、漢紀同、

以往知來

唯有道者能以往知來耳、宋祁曰、江南本云、能以性智

求耳徐鍇改往知來非是念孫案京房曰齊桓公秦二世何不以幽厲卜之而覺寤乎故元帝曰唯有道者能以往知來耳以往知來正對上文以幽厲卜之而言江南本作性智求者智與知同古書知字多作智說見管子法法篇往性來求則字形相似而誤耳世說新語規箴篇注及羣書治要太平御覽引此竝作以往知來漢紀亦然則楚金之改不誤

上曰以下十二字

陛下視今爲治邪亂邪上曰亦極亂耳尙何道房曰今所任用者誰與通鑑同念孫案景祐本作陛下視今爲治

邪、亂邪、所任用者誰與、無上曰以下至房曰今十二字是也、下文上曰然幸其瘵於彼、又以為不在此人也、云幸其瘵於彼、是對上文治邪亂邪而言、云不在此人是對上文所任用者誰而言、故師古曰言今之災異及政道猶幸勝於往日、又不由所任之人也、若如今本云亦極亂耳、尙何道、則與下文瘵於彼之語相左、然則上曰以下十二字皆後人所加明矣、世說新語注羣書治要皆無此十二字、漢紀亦無

房止

上令陽平侯鳳承制詔房止無乘傳奏事通鑑同、念孫

案房止當依漢紀作止房今「」字倒轉則文義不順

風以大陰下抵建前

迺正月癸未日加申有暴風從西南來未主姦邪申主貪狼風以大陰下抵建前張晏注曰初元二年歲在甲戌正月二十二日癸未也大陰在大歲後孟康曰時大陰在未月建在寅從未下至寅南也引之曰此大陰謂大歲也下文大陰建於甲戌指大歲言之則此亦當然奉上封事在初元元年元年大歲在癸酉酉在西方未與申皆在西南風從西南來則在未申之交而當酉下故曰大陰下也孟康誤以歲後二辰之大陰說之以爲

是年大歲在酉則大陰後二辰而在未若然則未卽在西南風從西南來正當大陰不得謂之大陰下矣張晏又誤以元年事爲二年事其意蓋謂大歲在戌則大陰後二辰而在申欲以牽合正文之日加申而竟忘奉上封事之在元年癸酉其失不已甚乎大歲一名大陰與歲後二辰之大陰迥異說見下

苑囿

損大官膳減樂府員省苑囿景祐本苑囿作苑馬念孫案景祐本是也元紀云初元元年六月令大官損膳減樂府員省苑馬是其證

大陰建於甲戌

今年大陰建於甲戌漢書攷異曰古法大陰與大歲不同奉上天封事在初元二年以今法推之大歲正在甲戌蓋以大歲爲大陰實自奉始矣漢初言大歲者皆用超辰之法故大初之元歲在丙子依此下推初元二年歲當在癸酉而云甲戌者以三統歲術計之大初元年歲星在婺女六度已是星紀之末則大歲亦在丙子之末大歲與歲星每年多行一分至大始二年歲星已度壽星而入大火大歲亦超乙酉而在丙戌矣故算至初元二年大歲得在甲戌也引之曰錢以大初元年歲在丙

子下推初元二年當在癸酉故以甲戌爲超辰不知大
初以前皆以十月爲歲首而終於九月自大初元年五
月改厯二年以後遂以正月爲歲首故元年九月以後
獨多亥子丑三月凡十五月前三月爲丙子年之冬歲
星以建子之月與日同次於丑宮星紀故大歲應之而
在子後十二月爲丁丑年之春夏秋冬歲星以建丑之
月與日同次於子宮元枹故大歲應之而在丑蔡邕厯
議所謂大初元用丁丑也由丁丑下推五十七年而至
初元二年大歲實在甲戌何待超辰而後爲甲戌乎大
歲超辰之法始於劉歆三統厯而前此無之不得云漢

初言大歲者皆用超辰之法超辰之期必待百四十四年自大初元年距初元二年才五十七年未及超辰之期亦不得以爲大歲超辰且大陰爲大歲之一名大歲建辰有二法或應歲星與日隔次而晨見之月或應歲星與日同次之月而皆謂之大歲亦皆謂之大陰又不得分大陰大歲爲二也說詳大歲考

注孟康曰大陰在甲戌則大歲在子引之曰此誤以歲後之大陰當之也大陰有二一爲主歲之大陰卽大歲之別名淮南天文篇所言大陰在寅之屬是也一爲歲後二辰之大陰張晏注楊雄傳曰大陰歲後二辰今陰

陽家所謂歲后也大初元年歲在丁丑五十七年而至
初元二年大歲在甲戌矣大歲一名大陰故曰今年大
陰建於甲戌其爲主歲之大陰明甚若以爲歲後二辰
之大陰則大歲在戌大陰當在申不得言大陰建於甲
戌矣且是年大歲在戌而以爲在子可乎孟說失之錢
氏攷異謂大陰在戌大歲當在申其說亦誤大陰建於
甲戌卽指大歲言之又豈有在申之大歲乎

東方作

其於東方作日初出時師古曰作起也日出之時人物
竝起引之曰如師古說則是人物作非東方作矣東方

作者日未出而光已起若詩之言明發俗語之言東方發白也分而言之則曰東方作日初出合而言之則日出亦謂之東方作故莊子外物篇東方作矣司馬彪曰謂日出也

戚戚

治國故不可以戚戚欲速則不達戚戚二字無注念孫案戚讀爲戚戚急也故事也言治國事不可急也考工記無以爲戚速也鄭注云齊人有名疾爲戚者春秋傳曰莊三十年蓋以操之爲已戚矣今鄭注戚作戚乃後人依公羊傳改之釋文戚徐劉將六反李音促今公羊傳作戚

覆愚臣之言

唯財畱神反覆覆愚臣之言念孫案下覆字訓爲察謂反覆察臣之言也谷永傳云唯陛下畱神反覆熟省臣言文義正與此同爾雅曰覆察審也考工記弓人覆之而角至鄭注曰覆猶察也定四年左傳藏在周府可覆視也謂可察視也月令命舟牧覆舟謂察舟也孫子行軍篇軍行有險阻潢井葭葦山林翳蒼者必謹覆索之謂察索之也然則下覆字訓爲察與上覆字異義劉原父以爲衍一覆字蓋未達古訓也

趙尹韓張兩王傳

二人劫之

富人蘇回爲郎二人劫之師古曰劫取其身爲質令其

家將財物贖之念孫案師古言劫取其身爲質則正文

劫下當有質字下文曰無得殺質

此處師古無注以質字已解於上也又

曰釋質束手皆承此質字而言今本脫去質字則下文

及師古注皆不可通矣漢紀孝宣紀作二人私劫質之

尤爲明證

治罪

事下廷尉治罪念孫案罪字後人所加事下廷尉治者治其事之曲直非謂治罪也上文魏相上書自陳願下

明使看治廣漢所驗相家事故宣帝使廷尉治其事既而廣漢所驗皆誣乃治廣漢之罪此不得先言治罪也景祐本無罪字

便從

除補卒史便從歸府案事發姦窮竟事情念孫案便當爲使謂除補翁歸卒史遂使從歸府中案事也今本使作便則非其旨矣太平御覽職官部五十一引此正作使

待用之

召見門卒卒本諸生間延壽賢無因自達故代卒延壽

遂待用之。念孫案待讀爲特。若讀徒亥反則待用二字義不可通。謂特用此門卒爲據也。莊子逍遙遊篇彭祖乃今以久特聞。崔謨本特作待。待特聲相近。故字相通。而師古無音則已不知其爲特之借字矣。漢紀正作遂特用之。

千人

假司馬千人持幢有轂

通鑑漢紀十九同

念孫案司馬千人皆

官名見百官表荀悅漢紀作假司馬十人非

鳴玉佩

進退則鳴玉佩。念孫案鳴玉佩本作鳴佩玉。謂鳴所佩之玉也。玉藻云行則鳴佩玉。大戴禮係傳篇同尚書大傳云夫

人鳴佩玉於房中

見召南小星正義

皆敝書所本也漢紀正作

進退則鳴佩玉

杜欽傳佩玉曼鳴開睢歎之

縱欲

今太后資質淑美慈愛寬仁諸侯莫不聞而少以田獵縱欲爲名念孫案縱欲當爲縱恣縱恣二字卽指田獵言之徐樂傳云陛下逐走獸射飛鳥宏游燕之圃淫從恣之觀極馳騁之樂義與此同且田獵縱恣四字皆見上文則當爲縱恣明矣恣與慾字相似恣譌爲慾又譌爲欲耳漢紀正作縱恣

下臣

令后姬得有所法則句下臣有所稱頌宋祁曰臣字可刪念孫案宋說非也下臣當依漢紀作臣下與上句對文

違

靖言庸違師古曰違僻也宋祁曰浙本作庸韋注云韋違也念孫案浙本是也說文韋相背也是古違背字本作韋古文尙書酒誥薄韋稜父見羣經音辨馬注韋違行也見釋是其證後人依今本尙書改韋爲違故又改注文耳

立不動

及水盛隄壞吏民皆奔走唯一主簿泣在尊旁立不動
宋祁曰立字上疑有尊字念孫案宋說是也下文詔曰
大守身當水衝正指此言之脫去尊字則文義不明水
經河水注太平御覽職官部六十三引此並作尊立不
動漢紀同

蓋諸葛劉鄭孫母將何傳

彊禦

不畏彊禦師古曰彊禦彊梁而禦善者也劉奉世曰禦
禁也言威力足以禁制於人爾雅云念孫案禦亦彊也
說見經義述聞曾是彊禦下

今日

今日鷹隼始擊念孫案日字後人所加今鷹隼始擊卽承上文立秋日言之無庸更加日字太平御覽時序部十引此有日字亦後人依誤本漢書加之其職官部五十一羽族部十三引此皆無日字又文選西征賦注舊本北堂書鈔歲時部三陳禹謨本同設官部二十九陳本加日字藝文類聚歲時部上鳥部中初學記歲時部上白帖三引此亦皆無日字

分當相直

我與解季幸同土壤素無睚眚顧受將命分當相直師

古曰言自顧念受郡將之命分當相值遇也分音扶問反直讀曰值念孫案師古以顧爲顧念直爲值遇皆非也顧猶特也凡漢書中顧字在句首者如張耳陳餘傳顧其勢初定顧爲王實不反韓信傳顧王策安決顧諸君弗察耳顧恐臣計未足用皆當訓爲特師古皆訓爲念非也他篇放此直繩也言

我與穉季本無宿怨特受郡將之命分當相繩耳說卦傳曰巽爲繩直大雅抑箋云內有繩直則外有廉隅淮南繆稱篇曰行險

者不得履繩出林者不得直道高注曰繩亦直也繩訓爲直故直亦訓爲繩月令曰先定準直農乃不惑準直卽準繩也直爲準繩之繩又爲相繩之繩後漢書循吏傳繩正部郡風威大行李賢注曰繩直也百官公卿表

曰丞相司直掌佐丞相舉不法大戴禮衛將軍文子篇曰遂伯玉直己而不直

人淮南主術篇曰堯置敢諫之鼓舜立誹謗之木湯有司直之人

魚澤障

上以林羽黨比周左遷敦煌魚澤障候念孫案敦煌之魚澤障自武帝時已改爲效穀縣此云魚澤障候者仍舊名也地理志敦煌郡效穀班氏自注云本魚澤障也桑欽說孝武元封六年濟南崔不意爲魚澤尉教力田以勤效得穀因立爲縣名今本注首有師古曰三字後人所加也胡氏東樵已辯之

越嶲郡上

會越嶲郡上黃龍游江中

通鑑漢紀二十

念孫案上下本有

言字上言二字見於本書者多矣今本脫言字則文義

不明漢紀孝平紀有言字

蕭望之傳

治平

將以流大化致於治平念孫案古無以治平二字連文者師古曲爲之說非也治平當爲治平字之誤也王嘉傳以致治平卽其證

國兵在外軍以夏

京兆尹張敞上書言國兵在外軍以夏念孫案國兵在外軍以夏本作充國兵在外軍以經夏上文曰而羌反漢遣後將軍征之後將軍卽趙充國也以與已同充國

兵在外軍已經夏言其在外已久也宣帝紀曰神爵元年夏四月遣後將軍趙充國彊弩將軍許延壽擊而羌此傳下文曰竊憐涼州被寇方秋饒時民尚有飢乏病於於道路則敝之上書已在秋時故曰軍已經夏也今本脫去充字經字則文不成義藝文類聚刑法部所引已與今本同漢紀孝宣紀正作充國兵在外已經夏

堯在上

堯在上不能去民欲利之心念孫案下文云雖桀在上不能去民好義之心則此文堯上亦當有雖字漢紀及藝文類聚刑法部太平御覽治道部四引此皆有雖字

自以託師傅懷終不坐

宏恭石顯等建白望之淡懷怨望教子上書歸非於上
自以託師傅懷終不坐師古曰言恃舊恩自謂終無罪
坐懷此心念孫案師古讀懷終不坐爲句非也懷當爲
德字之誤也懷字俗書作懷形與德相近又涉上文淡懷怨望而誤自以託師傅
德爲句終不坐爲句言望之自以託於師傅之德終不
坐罪也漢紀孝元紀作自以託師傅恩德終不坐是其
證

其

其於爲民除害安元元而已念孫案其與期同

中山策與不其

眾少其於當尼怨不其淡其於傷心淮南說林篇其
滿腹而已其並與期同繫辭傳从期將至釋文作其韓
子十過篇至於期日之夜淮南人閒篇作
其燕策樊於期漢武梁石室畫象作其

漢書弟十二